

君道

古今類腋

一

13
1802
1



13
1802
1-8



Faint, illegible text,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6

狐之腋萬間之厦非一丘之木為
文而不取材於載籍亦陋矣顧祀
代綿邈緡帙浩繁甕牖繩樞之士
安得有其全書即有之矣而檢閱
難周則有望洋之歎擇取失當則
有臨岐之悲此博古之學所以不
多見於經生也

國朝以文取士士之以文進者類能
本之六籍以溯其源參之子史以
博其趣如弘正之際蓋斌斌稱雅
馴矣逮近世士習下衰始務為一
切詭遇之學取市肆所買舉子業
窮日夜之力輯錄記誦遞相模擬
庶幾一當於有司至於本業經書

則且省裁訓詁隱括款要以便肄
習奚有於六籍子史乎雅道寢微
識者憂之適荷

聖天子稽古右文申飭功令薄海內
外庶幾喁喁向風矣而大江以西
則故文藪也

待卸鉅鹿陳君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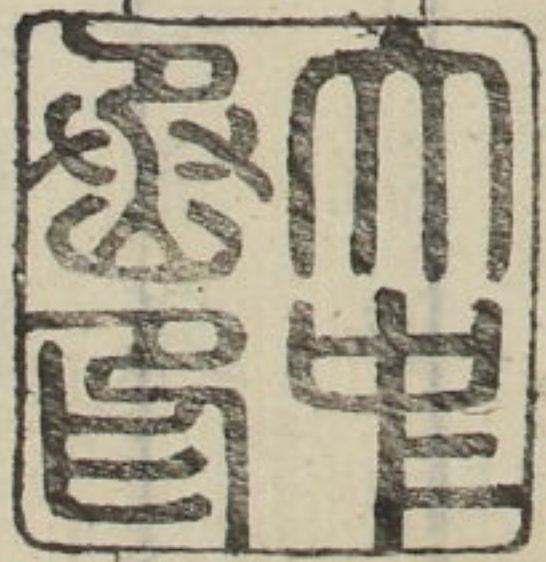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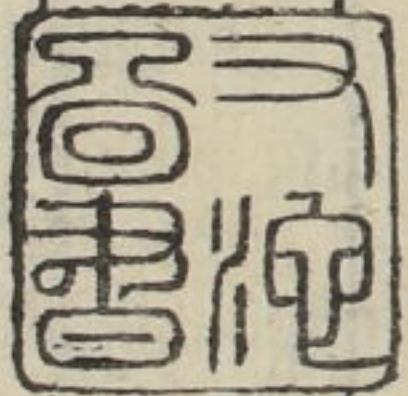
命觀風茲土所至威明化洽既犖然
就理矣而又以其餘暇進學官弟
子談經校執多所甄造一時士習
視疇曩加隆焉且慮士之取材泛
而寘要也乃錄學官弟子之博
雅者發載籍以來百家之藏撮其
要妙彙集成編而君復手自點定

受妙彙集為融而原對乎自撰定
辨首發輝辭心去百家之藏其
而宜要也
縣書囊吐劉高且惠士之林
子若然林林多何難也士皆
精野矣而文心其穎知並學官
令

厚矣編既成屬余序之余惟近世
之為類書者無慮數十家然其義
例不專於舉子業故不太簡則太
繁簡則狹而不該繁則駁而不粹
是編之集亦既該且粹矣士如熟
此而有得焉文其庶幾乎第余竊
聞之窺見一斑者必目窮全豹而

後見其炳蔚之文讀古人之糟粕
當如輪扁之斲輪神遇於意匠之
外然後發之為文詞不求工而自
工此又侍御君作人之餘意非是
編之所能盡也讀者其勗之
萬曆九年歲次辛巳孟冬月吉日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奉

勅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京山王宗載書



故
義元郎
大正三年
一月

刻新選古今類使名氏

鉅鹿介錫陳世寶

總訂

邯鄲熙載張國彥

安陸文植楊芷

南充大卿王績之

參閱

上海允德喬懋敬

太倉敬美王世懋

扶風紹甫孫代

嘉興雲卿沈伯龍

濟寧子祿郭汝

刪校

古今類使

八之氏

辛

人
類
册

五

眉州際明胥 遇

華亭成甫張明化

崑山鴻甫朱熙洽

黃岡實卿李之用

蕭山巨卿蔡萬里

建陽聘君傅國珍

烏程孟昭凌嗣音

崑山伯任張棟

會稽仲美錢櫛

休寧東圖詹景鳳

註解

編次

古今類腴目錄

君道類

聖學

聖德

敬天

法祖

勤政

仁民

事神

以上卷一

古今類
任相

馭將

親賢

以上卷二

去讒

納諫

崇儒

睦親

慎始

謹微

以上卷三

節儉

詔令

創守

文武

建儲

朝巡聘享

以上卷四

臣道類

相體

六卿

古今類
陳武

目錄

陳武

進諫

勸講

侍從

守令

史官

文武

以上卷五

為學類

希聖

稽古

求師

取友

虛心

謹言

慎行

以上卷六

義利

闢邪

窒慾

改過

古今類史

八目錄

卸察

慎獨

循序

誠偽

教誨

以上卷七

道德類

心

性

命

仁

義

禮

智

信

神

幾

以上卷八

容儀

剛毅

正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識見

寬厚

謙抑

誠實

廉靜

謀斷

節儉

出處

應變

以上卷九

以上卷十

十一

為治類

紀綱

風俗

賞罰

學校

教化

禮

樂

刑

以上卷十一

以上卷十二

十二

古今類

目錄

五

午

兵

工

虞

觀人

用人

農桑

賦役

理財

備荒

以上卷十二

養老

曆法

宥過

馭夷

城守

以上卷十三

造化類

天文

地理

鬼神

古今類史

目錄

祥瑞

災異

卜筮

以上卷十四

人倫類

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婦

朋友

以上卷十五

人事類

冠

婚

喪

祭

邪正

禍福

交際

器用

古今類
宮室

飲食

以上卷十六

古今類腴目錄終

新選古今類腴卷之一

君道類一 聖學 聖德 敬天 法祖 勤政

聖學

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益象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

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咸有一德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



道積於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旅獒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大雅思齊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

入。○抑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能盡人道○質爾

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

不遐有愆。○辟為爾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

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昊

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不我心慘慘。憂也衛武公作此使

人日誦○桑柔曰。惟此惠順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

考慎其相。相平聲○周頌閔予曰。維予小子。夙夜

敬止。於乎皇王。繼予思不忘。○敬之曰。日就月將。進也

學有緝熙于光明。佛粥時仔茲有。任也示我顯德行。

表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

其躬儻焉。如不終日。○學記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

諛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

不學不知道。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雖有嘉

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美也。是

故學然後知不足。○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
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
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護聞音小問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顛頊之
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歟。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
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
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西面而道
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
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者
者萬世。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于席之四端。
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
監不遠。視爾所代。凡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
咥口。戕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于
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拯也。
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
曰胡傷。其禍將長。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
皇天。敬以先時。劔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
則興。倍德則崩。

荀子曰。堯學於君疇。舜學于務成。禹學于西王國。揚子曰。學者審其是而已矣。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

魏文帝詔曰。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

魏略志曰。龍淵大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礪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為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

晉司馬師訓高貴鄉公曰。荆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實。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仰觀黃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稟。則顓頊受學於緣圖。高辛問道於栢招。逮至周成。且望作輔。故能離經辨志。離經明安經也。道樂業。

後魏裴延雋曰。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媯舜體道。慎典

作聖。漢光神虜。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
宋曾公亮曰。有虞聖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
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
宋葉味道曰。聖主之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
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
充所學。

程子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稽古正學。明善
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
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
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為先當從。以
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
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
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
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
雖從容燕閑。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
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
職。俾日親便坐。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
磨治體。則睿智益明。王猷允塞矣。漸音煎

朱子曰。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媿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黻號施令罔有不威。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之諫。居寢有瞽。薛音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其撻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講學正心之要。○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

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所謂學者。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正者。亦鮮矣。

胡武夷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真西山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為主。而物欲不能奪矣。吳詠對寧宗曰。人主母以旨酒違善言。毋以嬖佞嫉

莊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防微杜漸。端本澄源。使君身之自立者。先有其地。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強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移所省之浮費。以犒邊餉。斯足以建治安之策矣。

蔣重珍對孝宗曰。人主所當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明。則知有天下之治亂而已。何樂乎其尊。知有生民之休戚而已。何樂乎其奉。

聖德

乾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坤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觀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大畜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離象曰。明兩作。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蒙象曰。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

古今類用 卷一
德。○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鼎彖曰。巽而耳目聰明。○履彖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係辭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二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儉。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

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舜典粵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濟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大禹謨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仲虺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智勇。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威。式商受命。用爽厥師。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攸徂之民。室家相慶。奕明也攸徂所至也○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伊訓曰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太甲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咸有一德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

三。動罔不凶。○泰誓曰。唯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旅熒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君陳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畢命曰。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大雅皇矣。頌王季曰。帝度其心。貺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無然畔援。無然欣羨。誕先登於岸。指文

大雅假樂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鄉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

暨。暨安也。庇也。○大雅卷阿曰。顯顯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周頌雖曰。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成鯨對

左傳曰。慎德而度德。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

徧服曰順。擇而從之曰比。經天緯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

孔子閒居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禮運曰。聖王參于

天地。並于鬼神。以治政也。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

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無過之

地也。故君者。呀明則音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

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則人則有

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

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天子以德為車。以

樂為御。○聖人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

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

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時以為畜。○經解曰。天

以法。

麻門子曰。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禪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禪之。

管子曰。明主上不逆天。下不曠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

家語曰。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絃充耳。所以蔽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統音沈。充音岳。也。絃音宏。到。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聖人不以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淮南子曰。主德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心。視毛嬙西施。猶顛醜也。

顛音其。醜也。今逐疫有顛頭。

心知規而師傳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政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

過事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於天下。○非澹泊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蘆。無所托身者。明主弗樂也。肥濃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明主弗甘也。匡牀蓐席。非不寧也。然民有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
鄧析書曰。為君者當若冬日之陽。夏至之陰。萬物歸之。莫之使也。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流。尊卑等威。於是乎著。曩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之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樹至公。昭德塞遠。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盡其方。

史帝學紀曰。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堯紀曰。其仁如天。其知如神。望之如日。就之如雲。○

司馬相如難蜀曰。上咸五。下登三。

平準書曰。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

淳于髡告鄒忌子曰。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

封禪書曰。仁育羣生。義征不悖。諸夏樂貢。百蠻執贄。

德侔往初。功無與二。

德順也

秦瑯琊頌德曰。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

是富。普天之下。搏古專心揖音集志。舉措必當。莫不如

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

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皇帝之土。西涉流

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

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董仲舒策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

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

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

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

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

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漢丁鴻疏帝曰。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強則宰牧從橫。

陳崇頌王莽曰。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

谷永頌陳湯功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

晉皇甫謐釋勸曰。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

乎虞夏。歆溫溫而和暢。不歆察察而明切也。歆混混

若玄流。不歆蕩蕩而名發也。歆索索而條解。不歆契

契而繩結也。歆芒芒而無垠際。不歆區區而分別也。

歆闇然而內章。不歆示白若冰雪也。歆醇醇而任德。

不歆瑣瑣而執法也。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

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真。

宋鮑照頌德曰。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

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建命。潤色

勝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

明帝詔曰。日月所照。梯山航海。風雨所均。削任襲帶。

范泰表曰。理出羣心。澤謠民口。

隋袁克表曰。握綠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

猶

也

梁王僧辯表曰。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嶽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義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

陳書載魏徵曰。遐觀列辟。纂武嗣興。其始也。皆欲齊明日月。合德天地。高視五帝。俯賜三王。然而靡有不初。克終蓋寡。其故何哉。竝以中庸之才。懷可移之性。口存於仁義。心怵於嗜慾。仁義利物而道遠。嗜慾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違。道遠難以固志。佞諂之倫。承顏候色。因其所好。以悅導之。若下坂以走丸。譬順

流而決壑。非夫感靈辰象。降生明德。孰能遺其所樂。而以百姓為心哉。

後魏王儀書曰。宸極居中。則列宿齊其軌。帝王順天。則群后仰其度。

律曆志司馬子如書曰。當辟膺符。天橫協兆。

公。子。未。知。所。立。密。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曰。當。辟。者。立。之。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平。主。方。初。抱。而。入。再。拜。歷。紐。天。橫。龜。兆。也。乘機虎變。撫運龍飛。包括九隅。牢籠萬寓。

四海來王。百靈受職。

後周蘓綽曰。人君之身。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由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黎季明疏曰。寬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唐陸贄曰。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五代張薦明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宋周子曰。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邵子曰。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人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為。又謂其能以

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馬。又謂其能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馬。○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功。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塗哉。

程子曰。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涵養薰陶。成就聖德。范華陽曰。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則無所不至矣。羅豫章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

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真西山曰。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

高皇語學士朱善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高廟曰。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也。故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高廟論漢明帝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明。通於人情。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王子充曰。人之於物。最為全靈。聖之於人。尤稱拔萃。是以陰陽至妙。而聖人之能運陰陽。天地至大。而聖人之能位天地。道有隆污。惟聖人易汙而為隆。世有

治亂惟聖人反亂而為治。

敬天

鼎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震。象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

虞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于上下。敬哉有土。○湯誥曰。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

凡我造邦。無疆垂奕。無即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仲虺誥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唯天無親。克敬惟親。○咸有一德曰。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說命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秦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

敬天

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
室臺榭陂池。侈服焚炙。忠良剗剔。孕婦皇天震怒。命
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余小子。觀政于商。惟
受罔有悛心。○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
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
桀。剝喪元良。賊雷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
祭無益。謂暴無傷。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
休祥。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天有顯道。
廟類惟彰。今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
于民。○無逸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王敬作所。
大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疊疊文王。令聞不已。文
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惟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皇矣
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莫定也惟此王季。
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
奄有四方。○大雅板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
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

行。○周頌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

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也。士事○昊天有成命。二

后成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

肆其靖之。基。命受命之基也。有密弘深而靜密也。○商頌曰。帝命不違。

至于湯齊。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

九圍。○大明曰。明在下。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孔子閒居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露雷。無非教

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

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

雨。山川出雲。

左傳。晉公子及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

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男女同姓。其生不

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

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

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弗聽

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

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

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

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
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
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
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
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
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楚子至
雒。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
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
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
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
下。以承天休。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
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鄆。卜世三
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
重。未可問也。

荀子曰。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
吉。應之以亂則凶。

漢申屠嘉諫哀帝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
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欺。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

唐九齡疏曰。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聖。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

劉蕢策曰。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玉。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乎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秦真宗紀曰。人主懼天而循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

張子曰。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于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胡五峯曰。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道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

真西山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撫字之。仁也。鞭朴而告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

之仁也。刑罰以聳礪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為之善，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吳潛對孝宗曰：以暗室屋漏為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為亂亡之宅，而不佚不淫。薛拯曰：勿謂帝德罔愆，而忘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政網舉其所未至，德澤布其所未周。以今日恐懼之心，永為異時暇逸之戒。

趙景緯對寧宗曰：惕厲祇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以危，故能無危。若先自處於安，則憂危乘之矣。元五行志曰：天地之氣，無感不應。天地之應，亦無物不感。而况天子建中和之極，身為神人之主，而心範圍天地之妙，其精神常與造化相流通，若桴鼓然。高廟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子民之任付於君，為君者求欲事天，必先恤民。恤民

者。事天之實也。張昇上疏曰。應天之實。有大本。有急務。大本在心。急務在政。

法祖

五子歌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均。王府則有。關通和平。均石一天下輕重。皆言祖宗法度貽後者。荒墜厥緒。覆宗絕祀。○胤征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灾。假手于我。○先王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太甲曰。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說命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微子命曰。乃祖成

法祖

湯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脩厥猷。○太甲曰。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弘乃烈祖。○立政曰。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理。○君牙曰。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火。○大雅文王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下武曰。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永言孝思。昭哉嗣服。繩其祖武。受天之祜。○烝民曰。纘戎祖考。戎汝也

魯頌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

左傳。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督為大宰。因民之不堪命而弑殤公。以郟大鼎賂公。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踞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

珽帶裳幅舄。衡統絃經。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鞞屬游
纓。昭其數也。大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
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
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
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
而寘其賂器於太廟。寘古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
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部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
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

不聽。也。統。絃。見前。鞞。音。盤。大。帶。也。鞞。音。奉。鞞。音。丙。俱

史甘龍告秦孝公曰。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
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
安之。

漢韓安國諫伐匈奴曰。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
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
作事也。

揚終上章帝疏曰。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

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之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魏明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

唐辛替否上睿宗疏曰。太宗陛下之祖。其治如彼。中宗陛下之兄。其亂如此。若法太祖。太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累卵之危亦可致也。何為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長久之謀。不忍棄中

宗短促之計耶。

宋司馬光對神宗曰。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宣取高帝約束而紛更之。盜賊徧天下。元帝守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且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可更造也。

羅豫章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

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勤政

乾文言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象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大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甲

日。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井象曰。君子以勞民勸相。○兌爻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也。

下寧換度而去。敬以從新也。

益稷謨帝歌曰。元首起哉。股肱喜哉。百工熙哉。皋陶

稽首颺言曰。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再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太甲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說

命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旅夔曰。夙夜罔或不勤。○洛誥曰。明作有功。惇

大成裕。○梓材。王曰。若稽田。既勤敷畲。惟其陳修為

勤政

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墍音寄以泥仰塗也○勤用明德。○子

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印自恤。印音昂望也○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治民祇懼。不敢荒

寧。○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

暇食。用咸和萬民。○周官曰。子小子祇勤于德。夙夜

不逮。仰惟前代時若。○怠忽荒政。○功崇惟志。業廣

惟勤。○秦誓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衛文營楚丘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

楚室。○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於桑田。倌田

官說音稅止也○鷄鳴曰。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

蠅之聲。○庭燎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

至正。鸞聲將將。○小宛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

不知。壹醉日富。甚也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我日斯邁而

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角弓曰。君子有徽

猷。小人與屬。○文王曰。文王有聲。邁駿有聲。邁求厥

寧。邁觀厥成。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

豐。○民勞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緜曰。迺慰迺止。

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啟。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言大王 〇江漢曰。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闢四方。徹

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宣來旬。文

武受命。召公為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

戎汝 〇魯頌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〇勝

殷遏劉。耆定爾功。無競言莫與比並者音 〇魯頌曰。

思無疆。思馬斯滅。思無斁。斯馬斯作。〇商頌曰。自古

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左傳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

覆以安身。 〇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

訓之。于民生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

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討尋 〇

子西謂諸大夫曰。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

崇壇。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器用。擇不

取費。天有災厲。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勤恤其民。而

與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居有

臺榭陂池。馬宿有妃嬙嬪御。馬一日之行。所欲必成。

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

新。夫近自敗也。安能敗我。時楚懼吳來侵故子西云云與勞逸之與音頤共也

王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

家語。子曰。行事勿留。○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

國語曰。天子大采。也。衣織也。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祖習也。日中考政。與百官之執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

民事。少寐。也。補衣也。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

九卿。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季氏婦論勞逸語

說苑曰。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

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民。

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宜事也。若此者。春秋不予

○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罪。

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

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

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隤。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

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急轡御者。非千里御也。○晉

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奈何。師曠曰。人君清靜

無為。務在於博愛。取左右賢。開耳目以察萬方。不溷

溺於俗。不拘係於左右。廓然遠見。倬然獨立。屢省考

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

荀子曰。操術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故君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

淮南子曰。禹之水。以身解於陽。恥之。河湯之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野。聖人憂民如此勤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岸 則音○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

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智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

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神農憔悴。堯癯瘦。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可知矣。癯音衛 少肉也

德音黑面 灰又垢也

史司馬相如難蜀曰。夫賢君之踐位也。豈徒委瑣握躡。拘文牽俗。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蕪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溥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握躡與 躡同

晉慕容廆上書元帝曰。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

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
屈其身以奉之。知蒸黎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
之。是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可
自懈哉。

鍾䟽語曰。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人主總而親之。是人
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斷也。

陳高祖紀曰。求衣昧旦。晏食高春。

淮南子曰。日經於
泉隅。是謂高春。

李彪上高祖䟽曰。立園丘以昭孝。則百神不乏享矣。
舉賢才以咨酬。則多士盈朝矣。開志誠以軌物。則朝

無佞人矣。敦六順以教人。則四門無凶人矣。制刑服
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倫。則神人交
應矣。深慎罰以明刑。則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約。
則儉德光昭矣。傾府藏以賑錫。則大賚周渥矣。省賦
役以育人。則編戶巷歌矣。宣德澤以懷遠爾。則華荒
忻舞矣。

宋務光對大水求直言曰。勤思法官。凝就大化。以萬
方為念。不以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樂。
唐陸贄奏議曰。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脩也。亂或資

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亡者。忽萬幾之重而忘
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慎也。今生
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業。在刻厲而
謹備之。捨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斯道甚易知。甚易
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
崔羣贊曰。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
人長慮而深謀。日惕于中。猶以為未也。曰。吾覆亡不
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興。畏之也。禍難已平。
上恬下嬉。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佞可去。雖存
佞。不遽亂也。視漏弗填。忽傾弗支。曰。我曷以喪。故能
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憲宗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
持成。不可與共終。崔羣以為相。林甫則治亂已分。其
言信哉。

揚虞卿諫穆宗曰。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
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也。
宋胡氏曰。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諫諍七人。訓告教
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多識萬民之疾苦。物情
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脩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

辱莫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夜而寢息。則又有鷄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此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謂也。

范華陽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正。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誠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真。彼以其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也。一為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止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

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胡五峰曰。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

朱子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

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定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頃刻之怠。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遠。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

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三無私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

照松

魏鶴山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難至危。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瞽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雉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

而路寢聽政。日出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潔奉。築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晷。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
劉敞上度宗疏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古國家久安。四

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之單于震讐。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温泉之幸。至于隋之煬帝。陳之后主。危亡日迫。遊觀無度。何足法也。堯舜禹湯文武。兢業憂懼。始終祇勤。無逸言遊。畋則不敢。日昃則不暇食。曷嘗有眇忽天下之心哉。讐音懾。失氣也。

喬行簡告孝宗曰。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上有屬精吏。始之志。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苞苴。戒貪墨之令。而臣下之黷貨。不知盈厭者。自如紀綱法度。多頽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不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乾坤。混一區宇。制奸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

高廟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謏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為垂拱無為。帝舜何以曰耄期倦于政。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人君日理萬幾。怠心

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夬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係辭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

大禹謨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臯陶謨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五子歌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太甲曰。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咸有一德曰。永底蒸民之生。○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厲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說命曰。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泰誓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撫我則后。霄我則仇。○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主。○康誥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梓材曰。無胥戕。無胥霄。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召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用。顧畏于民。若誠和也勿以小民淫用匪彝。○無逸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君陳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君牙曰。夏暑雨。小民唯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唯曰怨咨。厥唯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畢命曰。道洽政治。潤澤生民。○大雅洞酌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文王有聲曰。適求厥寧。適觀厥成。

左傳沈尹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

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人民日駭。非撫之也。尹戌楚人為楚欲○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

凡物不足以謀大事。其才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不軌不物。謂之亂政。○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

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敵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止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臣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

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表記曰。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
憚怛之愛。有忠利之教。○哀公問。子曰。古之為政。愛
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孔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
所繫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民可
敬而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不慎也。禹立三
年。百姓以仁遂焉。○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

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誠

其上矣。詩云。有桔覺德行。四國順之。○子以愛之。則

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

孫音遜順也。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

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

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

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

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

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曰。慈幼。養老。賑窮。恤

貧。寬疾。安富。

家語曰。鳥究也病則啄。獸究則攫。人究則詐。馬究則佚。

自古及今。未有究其下而能無危者也。顏淵對哀公論東野畢之御

白虎通曰。君者。羣也。羣下之所歸心。

荀卿子曰。君舟也。庶人水也。水能行舟。亦能覆舟。

潛夫論曰。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夫陰陽者。以

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

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

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佚

而知人之勞。

新書曰。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

自古及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淮南子曰。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

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君人者。其慘怛於

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歲登

民豐。乃始懸鍾鼓。陳干戚。

說苑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

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

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河間獻王曰。堯存心于天下。加意于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哀公問政。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太公對武王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敗。生之而勿殺。與之而勿奪。樂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民失其職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仇也。夏殷之民。反仇桀紂而臣湯武。風沙之民。自攻其王而歸神農氏。此君之

古今類册 卷二
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文中子曰。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代。五典全。五禮措。五服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

史古公語邠民曰。有民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

賈生過秦論曰。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磬磬。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先王見

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在安之而已。

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者。此之謂也。

呂后本紀載后語曰。上有懽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懽欣交通。而天下治。

魯仲連對新垣衍曰。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擢使其士。虜使其民。過而為政於天下。而為政。吾不

恐為之民也。

嚴安諫武帝伐匈奴曰。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諸侯恣行。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備守。合縱連衡。馳車擊轂。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一海內之政。元元黎民。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變易風俗。化於海內。則世世乂安矣。

漢刑法志曰。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謙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

王符愛日篇曰。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其民困窮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為分度減橫。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

文帝議賑貸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貼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之父母。將何如。貼音占。又音店。危也。

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况於人乎。

吳役繁民耗。駱統上疏曰。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馬。

晉紀總論曰。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

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

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

晨風。鷓也。

魚龍之趣藪澤也。

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治。浚。取也。宋武紀史論曰。役已以利天下。堯舜之心也。利已以及萬物。中主之志也。盡民命以自養。桀紂之行也。宋顏延之庭誥文曰。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

德厭滋旨而識寡嚙之急。仁恕之功。嚙口欲食也齊威公夜半不嚙

使人求於易牙

隋史臣論曰。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

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

後魏甄琛表曰。一家之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流

天下。

甄琛上高祖表曰。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

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饑。或訓衣以

除其敬。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

導養為之求利者也。

此齊文宣詔曰。無德而稱。代刑以禮。不言而化。先春

後秋。故知惻隱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古今同風。

後周文帝詔曰。民亦勞止。則星動於天。作事不時。則

石言於國。故知為政欲靜。靜在寧民。為治欲安。安在

息役。

樂遜上閔帝書曰。夫政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

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子

遇之。

唐魏徵疏曰。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俗厚之意。以
英武定天下。而又以刑威肅天下。非仁也。
魏徵諫太宗冊鄭仁基女曰。人君處臺榭。則欲民有
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
宇文獻替曰。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
劉蕡策曰。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備教化。夫制
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
教化備。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
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
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
四方底寧。萬物咸遂。

宋程子曰。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
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
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
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禪海之外。何脩何
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
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先王之世。以

古今類用 卷二
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張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霸之假名。○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范華陽曰。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拂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

尤袤上疏高宗曰。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之機。舒暢則悅。抑鬱則憤。

刁衍對真宗曰。治大器者。執一以正其度。保衆畜者。齊化以臻其原。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乘地而揔萬物以承天也。則可不慎思慮以安民。係慘

舒而被物。

真西山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於此乎。吾患不能存吾心焉耳。吾之心存。則蘊之為仁義。發之為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熙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孰為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

之陰陽也。怵惕於情之所可矜。顛泚於事之所可愧。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憫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茲。皆伐國之斧斨。蝨民之螟

騰也。

元陳天祥疏曰。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

高廟語侍臣曰。為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高皇覽輿圖語侍臣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揣摩難徧。○高廟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

戒廟宥軍士初犯罪者曰。天不於惡木廢發生。君不於小人忘矜恤。○文皇謂蹇義陳瑛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

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王子充曰。赤子無欲而必遂其所欲。赤子不言而必會其所無言。是以聖人之宰萬民。務在通其志。聖人之制萬物。貴乎全其天。

劉基曰。魚無定止。淵深則居。鳥無定栖。林茂則赴。

事神

事神

鼎豕曰。聖人烹以亨上帝。○觀辭曰。盥而不薦。有孚
顯若。○萃豕曰。王假有廟。致孝亨也。用大牲吉。利有
攸往。順天命也。○升爻曰。孚乃利用禴。禴薄祭。○升爻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困爻象曰。利用亨祀。
受福也。○渙象曰。先王以亨于帝立廟。○既濟爻曰。
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

舜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陳也。○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燔柴而望。○歸格于藝

祖。用特。○太甲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說命曰。

黜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祖已曰。

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胤音陰。○泰誓曰。

郊祀不脩。宗廟不享。○微子命曰。恪慎克孝。肅恭神

人。○酒誥曰。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洛誥周公

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毖祀于上下。

毖敬也。○多士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記群臣之功。大者首祀之。○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君陳。我聞曰。至

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楚茨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以享以祀。以妥以侑。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孔惠孔時。

惟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祊廟門內惠時順時也 ○爾敬

既將。○雲漢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

我聽。宣王禱旱也 ○周頌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

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

無射於人斯。○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惟天其右之。儀

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嘏音與假

格同至也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肅肅在宮。雖雖在廟。

○周頌豐年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

孔皆。○大雅思齊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懼。

○大雅旱麓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

左傳武子曰。神不享非類。民不祀非族。衛成公以夢欲祀鄆甯武

子止之云云 ○有神降于莘。虢公享焉。神錫之田土。史豳

曰。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

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楚武王侵隋。使遠章求成焉。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

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

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
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
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牲肥腍。粢盛豐
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
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
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癘也。謂
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粢粢豐盛。謂其三時不
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
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諛慝也。故務
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
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
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
庶免於難。道忠之道音導族虞 ○晉侯復假道於虞
以伐虢。宮之奇諫。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
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
物。惟德絜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
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

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齊侯疥，遂瘧。期而不瘳，梁丘據與裔款請誅祝史，以告晏子。晏子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

緊發語辭猶惟也
瘧瘡疾音占頗偏

頗音讀謗也痛怨也萑音丸易震為萑葦詩萑葦
歲歲丹鉛總錄萑葦蘆之小而嫩者鮫人居水中出
人間賣納蒸亦樵薪也詩以薪以蒸

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去聲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犢。貴誠也。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邊。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饗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者嗜也。卷衣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去聲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活。橐鞞之尚。鞞音割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祈之美。素車之乘。

去尊其樸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

甚也。○祭義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禴有樂而

嘗無樂。禘春祭春萬物發生故感而致齊於內。散齊

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

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以上三齊俱音齋乃見其所為齊。如者

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現乎其位。周還出戶。肅

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

息之聲。○致愛則存。致愾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

得不敬乎。○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

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鄉音向○薦其薦俎。序其禮樂

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

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孝子之

祭也。盡其慈而愬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

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

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

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

於心者也。心怵黜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

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

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
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
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孝於親。
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
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
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君子履之。必有
怵惕之心。如將見之。○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
心也。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
郊。以共純緇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
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
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
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國語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
是以先王之祀也。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楚昭
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
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
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
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史文帝詔曰。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親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封禪書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太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古之封禪。鄒山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

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

此述管仲對齊桓公桓公欲封禪管仲止之云云

○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

可勝紀。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

軼迭古通用

司馬相如封禪遺文曰。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欸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

封禪書載文帝詔曰海內乂安。人民靡疾。皆上帝諸神之賜也。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

梁許懋封禪議曰。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存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為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斯為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享帝於郊。燔柴岱宗。即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

隋禮儀志曰。封禪者。高厚之謂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增太山之高。以配天也。厚梁甫之基。以報地也。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天地之更高厚云。

五行志曰。脫畧政教。張羅罇糈。崇信巫史。重增愆罰。昔懷王事神。而秦兵逾進。甚弘尚鬼。而諸侯不來。禮樂志曰。五帝者。五行之精。所以生九穀也。故祈穀于帝。

梁鎮諫營南山曰。休咎豐凶。本於五事。不在山川百神。彼營祠者。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

主執則市權。害民。竄神。無時而息。

唐李藩對憲宗問祈禳曰。漢文帝每祭。敕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

宋張子曰。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謝上蔡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

張南軒曰。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

真西山曰。天之神曰神。以造化神也地之神曰示。以山川草木有形可見也人之神曰鬼。謂氣之已屈者也顯然示人也。

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否。朱子曰。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此氣便與他相通。

黃勉齋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沒也。朝夕之莫悲慕之情。自有相為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為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為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

建文上 高帝尊號詔曰。有盛德而不享其報者。必

垂慶于后昆。履大位而不逮乎親者。必致尊于宗廟。此天下之至理。古今之通誼也。三禮述序曰。當時議禮之臣。皆能尋則夷彤。取法萃渙。條之品式。以受祠官。雖損之益之。未必盡復古先聖王之舊。而仰贊聖猷。一洗汚俗。凡其矯誣妖誕。褻鄙侵瀆。竒衰巫覡。諸不在祀典者。莫不峻制而曲防之。豈非猶夏之禍。烈於九黎。桀常之功。艱於二正。時與勢然乎。必欲咨三禮於四岳。俟兩生於百年。迂遠而濶於事情矣。

隨九五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臨六五曰。智臨。大君之宜。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晉彖曰。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困九二曰。朱紱方來。○鼎六五曰。鼎黃耳。金鉉利貞。○中孚彖曰。悅而巽。孚乃化邦也。

舜典。帝曰。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湯誥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說命。王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勝。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乃心。○爾惟訓于朕心。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股肱惟人。良臣惟聖。○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任相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不對。揚天子之休命。○酒誥曰。成王畏相。○洛誥曰。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王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秩。敘也。敘。諸臣功大。首祀之。毖。音秘。敬也。○立政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勸。音邁。相。去聲。○君奭曰。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在祖乙時。

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成。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畢命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炳亮四世。正色率下。予小子垂拱仰成。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烝民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之。○商頌長發曰。實惟

阿衡實左右商王。

曲禮曰。國君不名卿老。○天子建天官。先六大。一曰大宰。○緇衣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通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道音導

左傳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胡傳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司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

宰。正百官。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人君之職。在論相而已。○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

墨子曰。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周網通

荀子曰。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觀其盛者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飭朝庭。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說林曰。用相之道。貴專乎。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專之為害不可也。然則貴參乎。曰。車無二御。舟無二師。此參之為害不可也。

說苑曰。夫明王之純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

道者託於乘。欲伯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伯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守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興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伯也。豈特船乘哉。桀用于華。紂用惡來。宋用商鞅。齊用蘓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

欲有功。譬其苦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亦猶困。而又况乎俗主哉。○虞有宮之竒。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按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昏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

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

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

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

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為不

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

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禹

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

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

而厲公以見殺於匡。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

潘王以弒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
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
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
王年五十而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為
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
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
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公反位。齊有田單。
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

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
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
士歸之。○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
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城陰之狗盜
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音導引也
之於蹇。傳音篆賣五羊之皮。秦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
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
躡脚於宋。而宰相中山。范睢折脇拉齒於魏。而後為
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

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縣縣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殺大夫於繫繯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

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蠱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哉。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踈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

古今類月 卷二
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桓公
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毋害於
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
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
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
人參之。害霸。

冊府元龜曰。夫輔相之職。所以左右天子。總領庶尹。
彌綸機輔。宣翼統紀。燮調元化。甄叙流品。親附百姓。
鎮撫四夷。裁決庶政。班布王度。乃其任也。是故公台
之任。無所不總。與元首而同體。乃謂之股肱。秉邦國
之會要。乃譬之鈞軸。百官承式。治本之是繫。萬邦為
憲。民瞻之斯在。自黃帝得六相而治。舜臣於堯。舉八
元。八凱。謂之十六相。又逸書所紀。虞夏商周世。皆有
四輔三公之職。非其人而不處。而六籍之載。成湯居
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
史。趙良說商君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
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
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

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歎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五世。從音訟。操平聲。樂毅報燕王曰。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漢朗顛上書薦黃瓊李固曰。剡舟剡楫。將以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為用。文武劍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也。

翟方進奏成帝狀曰。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仲長統法誠篇曰。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

戾則禍亂之所起也。光武愠數世之失權，忿疆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負而已。蕭望之陳災異，疏曰：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明主躬萬幾，舉賢材以為心腹，與叅政謀。蔣濟論專任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杜畿曰：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

劉頌上言於晉武曰：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均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倍，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分。史論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仗師臣而受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

梁帝策命曰。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

隋高祖詔曰。日往月來。唯天所以運序。山鎮川流。唯地所以宣氣。運序則寒暑無差。宣氣則雲雨有作。故能成天地之大德。育萬物而為功。况一人君于四海。睹物欲運。獨見致治。不藉群才。未之有也。是以唐堯欽明。命羲和以居岳。虞舜叡德。升元凱而作相。伊尹鼎俎之賡。為殷之阿衡。呂望漁釣之夫。為周之尚父。此則鳴鶴在陰。其子必和。風雲之從。龍虎賢哲之應。聖明君德不回。臣道以正。故能通天地之和。順陰陽之序。豈不由元首而有股肱乎。

後魏莊帝詔爾朱榮曰。功格天地。錫命之佐。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大。是以有莘贊毫。不次之號。爰歸渭叟。翼周殊世之班。載集况導源積石。襲構崑山。門踵英猷。光弼鴻業。抗高天之摧枉。振厚地之絕維。德冠五侯。勳高九伯者哉。

五代趙鳳翔對唐明宗曰。宮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

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

宋邵子曰。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堯舜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賢愚人之本性。利害人之常情。虞舜陶於河濱。傳說築於巖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為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業於中。而矛戟森於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傳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伊尹行冢宰。居貴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

范華陽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行。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嘉靖存問太保韓文。誥曰。起文彥博於九表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於百代之後。家慶彌長。

馭將

馭將

虞夏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九二象曰。在師中。言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唯仲康肇位四海。胤侯承王命徂征。○康誥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文侯之命曰。其歸視爾師。寧汝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

盧矢百。馬四疋。父。徂。執。○黑黍曰秬。釀以鬯。章卣音。盧。當告始祖。故賜鬯。彤。赤。盧。黑。諸侯有大功。賜予矢。然後得專征伐。四匹曰乘。

出車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江漢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闢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未極。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音。作召公考。天子萬壽。召虎召。○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太音。泰。祖。太師皇父。音。甫。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

古金類册 卷一 本恒

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杭音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左傳晉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

穀將中軍。

說音

月令曰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樂記曰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權知士之高下為之柰何太公曰知之有八徵問之以言以觀其

詳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諜以觀其誠明白顯

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

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

備則賢不肖別矣。○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

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

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

讚靈龜卜吉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

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

古今類用 卷二
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為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命。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鬪。氣厲青雲。疾若馳騫。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吳子曰。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

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劔。起曰。將專主。旗鼓耳。臨敵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劔之任。非將事也。

孫子曰。不知三軍之事。而用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故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趙孝成王問為將。荀子對曰。夫將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見利而不見。

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使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將。無壙無間隙也。與曠同。

淮南子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太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

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揚子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

史馮唐對漢文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詔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

晁錯疏曰。有必勝之將。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

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司馬相如諭蜀檄曰。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生惡死非編列之氓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折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貴顯號於后世傳土地於子孫聲施無窮功烈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離也。

漢何武薦辛慶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

練兵

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蜀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

馮統言晉太祖過寵鍾會曰。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損益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予奪使之然耳。統音沈

宋張暢傳論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腸涉血而已哉。山濤之稱羊祜曰。夫將雖不須筋力。軍中猶宜彊健。以此為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大衆二十餘萬。為平原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郡良家。然後可受。朕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兵深入。徐服。惟震。非張暢正言。則彭忤危矣。豈其身扞飛鏑。手折雲衝。方足使窮堞假命。危城載安。

乎。仁者之有勇。非為臆說。

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時世祖鎮彭城。江夏王義

恭總抗言。諸軍出鎮。彭泗張暢為安。此長史衆議棄歸。暢獨抗言。城守虜至。遣使致意。安此欲與相見。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虜左右人並相視。嘆息。朕社肉祭社。而出師也。故曰不用命戮于社。受朕天子祭。而賜之。朕也。音朕。左傳。天子使石尚。未歸。朕惟怖也。

建平王宏謹言曰。常謂臨難命師。皆出倉卒。驅烏合之衆。隸造次之主。貌踈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拔危濟難。今欲改選將校。皆得其人。撫養士卒。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畜銳觀釁。因時而動。摧敵

陷堅折衝于外所以張券効爭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豈不由恩著者士輕其生。令明者卒畢其力。

弩也。史記長平四十萬眾。張虛券。猶可畏也。音倦。吳起為卒吮癰。

隋賀若弼傳論曰。天地木秦。聖哲啓其機。疆場尚梗。爪牙宣其力。周之方召。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

煬帝記詔曰。驚熊女師。無取筋力。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猷。女師黃帝時。

李德林諫隋文不可易將。曰。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馬服所以敗趙。

唐李衛公對太宗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為奮爾。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

因之以得天下。設使一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為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

張良借筋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

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寇鄧未

越於蕭曹。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聖人制遣將之儀。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鉞。又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致齋推轂耶。魏元忠言命將之要曰。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群臣舐望。舐與陸贄奏議曰。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斧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令不以兩從。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罅不容息。况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矣。

封敕作慰邊將傷夷。詔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宋曹彥約對真宗曰。古之行師。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今則不然。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御以維繫之。致使識事者不敢任。而畏事者常至。卒有

緩急各持已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

錢若水對真宗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位不高則衆心不肅。任不易則邊事盡知。

楊龜山曰。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為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嘆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為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或問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主誠為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為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

真西山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諫戍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陳潛室曰。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
所以失。乃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為
沛公耶。為三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
韓信之手也。噫。三傑真人傑也。何也。蕭何張良有卓
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罅漏之餘。而
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
用其入也。三子之智謀略同。故盛楚之效同。孰謂關
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出入皆指蜀言
史論曰。武夫悍卒。不能無過。而亦各有所長。略其過

而用其長。皆足以集事。至於一勝一負。兵家常事。顧
其大節何如耳。

遼耶律昭傳曰。膺非常之遇。專方向之高。宜遠師古
人以就勲業。上觀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
敵勢之虛實。慮無遺策。利施後世。

劉炳上宣宗疏曰。夫人情可以氣激。不可以力使。一
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後威令
也。

金陳規上宣宗疏曰。大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以

安危者也。舉萬衆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間。以決生死。其任顧不重與。古語云。三辰不軌。取士為相。四夷交侵。援卒為將。今之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或門閥膏粱之子。或親故假托之流。平居則意氣相高。遇敵則首尾退縮。

金伯嘉劾阿里不遜曰。古之為將者。受命之日。忘其家。臨陣之日。忘其身。服喪衣鑿函門而出。以示必死。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

陳建論。高皇得水軍將俞廷玉等曰。諸將得一二人馬。已足以輔翼聖君。而戡定禍亂。而况若此濟濟其盛耶。師未渡江。而統一規模已具矣。○高皇諭李善長等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高皇諭常遇春等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哉。○高帝與劉基論用兵曰。克敵在

古今類月
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

董越論西北備邊事宜曰。委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褒。以作其氣。

倪岳疏曰。一劍之賜。肅然秋霜。一裘之賜。熙然春暘。李東陽曰。屯軍細柳。御轡不馳。授劍江南。副將失色。董越曰。所謂不縱於偷安。不泥於成法。不踈於控制。

不隱於上聞。在乎將帥之得人。至於所擇將帥之善。操子奪之機。又在聖心一權衡之間而已。

親賢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爻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妹下嫁。猶以帝下賢也。○大畜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頤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四爻曰。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下賢心專。○豐爻曰。來

親賢

章有慶譽。○中孚爻曰。有孚攣如。○九二曰。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好爵。懿德也。靡。係也。

禹謨曰。野無遺賢。○庶明勵翼。言群哲勉輔也。○日宣三德。

夙夜浚明有家。浚。治也。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相去也。○帝

曰。臣哉鄰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作會。音繪。宗彞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

施於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

以出納五言。汝聽。○仲虺誥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咸有一德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說命曰。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

其賢。○劓招俊乂。列於庶位。○武成曰。建官惟賢。位

事惟能。○旅獒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周官曰。推

賢讓能。庶官乃和。○君牙王曰。今命汝予翼。作股肱

心膂。○罔命。王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大小之臣。咸

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

入起居。罔有不欽。蒞號施令。罔有不威。

杖柱曰。有杖之柱。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嗟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此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南山曰。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萬壽無期。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萬壽無疆。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德音不已。樂只君子。遐不眉壽。

德音是茂。樂只君子。遐不黃耇。保艾爾後。○白駒曰。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隰桑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卷阿曰。洋洋乎。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豈弟君子。百神爾王矣。有馮音憑有翼。有孝有德。以引

以翼。四方為則。顯顯印印。尊嚴貌如圭如璋。令聞令望。

四方為網。憑翼孝德皆賢臣也。得賢故施于四方鳳凰于飛。翾翾其羽。

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民

勞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安十卷曰。晉以禮而於

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

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禮曰。賢者狎而敬之。畏而

愛之。○坊記曰。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

表記曰。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緇衣曰。

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古詩曰。昔秦之君也

左傳。秦伯卒。以子車氏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君子曰。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賢哲。樹之風聲。分之物采。著之語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委之常秩。道之以禮。使無失其土。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焉以死。是以君子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楚子聲曰。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士競于教。君明臣忠。上讓下兢。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家語子謂宓不齊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孔子嘆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周禮曰。三年之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以禮賓之。

或問荀子曰。仲尼之門。羞稱乎五伯者何也。曰。彼誠可羞稱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其行事若是。是其險汗淫汰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若是而不亡乃伯何也。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倏然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怨。出忘其讐。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為仲父而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無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其伯也宜哉。侯音拊安也。恬也。管子曰。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伯王者託於賢。

呂覽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投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已之不足也。通乎已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不得。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敗之成。危之寧。寧。寧一。定必危。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以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不知。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則問。不能則學。

古今類聚 卷二
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賢者之道深而難知。妙而難見。故見賢者而不從。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祥莫大焉。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不成。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衆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今。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弗聽。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慈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恃。惠王失所以為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

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有中射為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射。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為姦人除也。開通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卻。豈不難哉。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王則悖。悖則無君子矣。詩悖通○有道之士固驕人。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

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下而不騁夸。卑為布衣而不瘁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懾。狼乎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

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矣。堯不以帝見善綖。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綖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綖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惟以身下士。

邪攝持也。瘁瘁言雖處卑不以僕僕勞瘁之狀自持。狼手之狼音浪與浪通。雖如浪之變動實自有非虛也。史記博浪沙。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間。歎曰。其僕曰。君胡為軼。曰。此非段干木之間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軼。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趙良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鈎。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郭隗對燕昭王曰。帝者之臣。其

古今類用 卷二
名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巡以求臣。即師傅之才至矣。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置郭隗為上客。

韓詩外傳曰。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

說苑曰。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孔子為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夕。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孔子曰。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慙急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先音選○楚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

古今類事 卷二
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

秦記曰。昔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常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

史李斯諫逐客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成其德。李斯對一世曰。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忠。誦矣。烈士

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

武帝元朔詔曰。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旅衆進也

漢李固上和帝疏曰。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

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奉使懼然。遂為寢兵。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窺兵於西河。斯善積賢之符也。

王符真實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夫十步之間。必有豐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驩然交欣。千載一合。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楊興說史高曰。一夫竊義。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烈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而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

者也。

吳步騭上太子登疏曰。漢高祖擗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

陸抗疏救薛瑩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穆清也。

吳孫皓驕暴。賀邵上疏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闢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燮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

魏太祖詔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宋陳鮮之曰。葉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以旰食待士。何患海內無人。

唐魏徵傳載太宗語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

張玄素諫承乾太子曰。周公資聖人。而握沐吐飧。以

古今類傳 卷二
下白屋。况匪周公之人哉。

宋劉一正對高宗曰。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不加精察。而小人伺隙而入矣。

姚希得對孝宗曰。國有善類。猶人有元氣。善類一敗。猶元氣之一消也。

胡武夷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胄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庶靖無求之節。乃能駕

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張南軒曰。人主尤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通天下為一身。若紂則為獨夫矣。

朱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

胡五峰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陳仲微對孝宗曰。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材。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

高帝諭吏部求賢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

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翎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

大學士徐溥疏曰。人君之心。不可有繫。繫于此。則必繫于彼。正士既踈。則邪說乘間而入。

楊慎璫語。舜戒禹曰。鄰哉。臣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新選古今類腋卷二終

終

